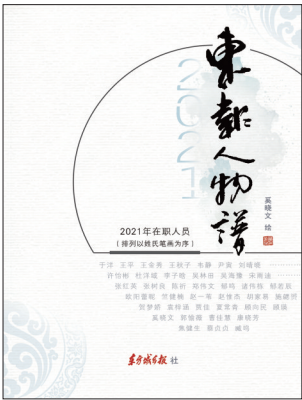




一直在努力回想，究竟是什么引发我产生这一“灵感”——为身边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同事们画像。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形成制作《东报人物谱》的完整计

为他(她)们画像，我内心充满着温暖

(《东报人物谱》自序)

□奚晓文

划。

翻阅最初的几幅画稿，职业元素+行业身份在画面中表达得很充分，且均以群体造型构图。我想，这应该是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东报团队形象的欲望一直在我内心涌动使然。

这几年，报社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英姿勃发、亭亭玉立，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让我这个被称为领导的“60初”看着心生暖意、煞是欢喜。

当第一幅单人作品完工后，年轻人“领导，我也想要单人”的要求让我立马确立“为每个人画

幅单人”的计划。(除了那幅《驾驶班》，三个师傅都十分满意如此群像造型，所以最终没有实施“拆单”)

也许是上了年纪，蓦然温厚之情与日俱增，看着同事们高兴，能满足同事们的心愿，自己心中也会升腾起莫名的幸福感。

为熟人画像的感觉很奇妙，整个过程就是那个人一点点在你笔下活起来，于是，职业化的共性装束和造型(操着“长枪短炮”，“游击队员”般昂首挺立)渐渐被个性化的气质特征所取代：爱猫的、好狗的；哺乳宝宝的、将为人

母的……其实，这还都是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层特征，大家庭中，彼此虽和睦相处，谐平共生，但一个个说到底都是个性鲜活，独一无二

的“那一个”。给自己定了目标，七分形肖是底线，“像”是要必须确保的。但即便如此，也是有的画胖了，有的画黑了，有的画老了，有的画丑了……形肖尚未完全做到，更遑论神韵毕现了。

这些年来，心头一直弥漫着一个单纯而温暖的执念：如今的东报，真像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也许并非每个人每一

天都能心如所想、事如所愿，但彼此间那缕温馨和谐、相惜相依，对明天充满希望的气息愈来愈浓烈，置身这样的群体中，心情无疑是顺畅的、愉悦的，同时也是沉醉的、值得留恋的。

如此推断起来，最初的创作灵感应该有了答案，她源于一种情感的驱动——对东报的爱，对东报人的爱。

有人说，人物画的最高境界，是只看图不说话，却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想说的是，画这些人时，我内心充满着温暖。

松江仓城，珍贵的岁月遗赠

□周云海

志坚兄家住松江，那里有不少游玩景点。于是我们相约去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走走。

早上十点，从地铁9号线的松江体育中心站出来，等候在那里的志坚兄对我说，先去附近看看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迄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的西林禅寺，然后我们吃个便当，下午再去广富林。

客随主，悉听尊便。

从荣乐东路走至人民北路，再沿人民北路向南，到(松江)中山中路右拐，即看到“寺塔合一”之梵宫突兀的西林禅寺。虽是江南名刹，因为还想去走走松江仓城老街、看看著名的大仓桥，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在西林禅寺里，我们只是匆匆打了个卡。

西林禅寺这一带的(松江)中山中路上，商肆栉比排开，路边多为两三层建筑，马头墙耀眼，白墙亮眼，店招惹眼，宽阔的街路上，车驰人行如潮，没有惯见的老街石板街，感觉像老街又不似老街。心想兜兜看看，却还是被时间安排逼迫着朝大仓桥方向走。

过了永丰路的(松江)中山西

路，路面窄了，行人少了，这里已没有街市，路两旁的老房子破旧而低矮，有的垂垂枯老地倚立街旁，有的略修仪容地迎接路人，也有的则被施工围幔掩隐着，待来日再现往日风采。张氏米行、有明堂、沈氏宅、凯氏宅、松江布展示馆、杜氏雕花楼、徐氏当铺……让我们静静地、慢慢地走入了岁月深处。

其中，建造于清嘉庆年间的杜氏雕花楼，更是惊艳到了我！这是一个三进二层庭院式的徽派明清建筑群，厅堂、卧房、书房、账房、厨房、厕间等一应俱全；前后除有三个天井外，一边内侧还有一个方形小园圃；门窗、廊柱等处的木雕山水草木，栩栩如生，形象逼真。整个杜氏宅第，内观雕梁画栋、远望马头墙昂首，真真是隐在岁月深处人未识啊！

这里积淀了厚厚的岁月时光，每一幢房子都有一个悠远的故事。我想用我的眼、我的手和我的心，好好地触摸这昔日的松江仓城老街。

志坚兄，我们还是下次去广富

林遗址公园吧。

执念，使我们走上了横卧在市河(古称秀州塘)上的大仓桥。

大仓桥，正式名称为永丰桥，建于明代天启年间，有近四百年历史，是一座高大巍峨的五孔石拱桥。明宣德年间，在桥南西建有松江官府贮藏漕粮的水次西仓(漕粮是古时由水路运往京城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粮食，“水次”是交兑漕粮的沿河码头，“水次仓”即为贮存漕粮的仓廩)，后又建仓城。城因仓而名，桥也俗呼大仓桥，又叫西仓桥。

古代仓城地区河港交叉纵横，仓城因水而兴，因仓而盛。清初叶梦珠《阅世编·赋税》开篇落笔即云：“吾乡赋税，甲于天下。”因设漕仓贮运漕粮而兴盛的仓城，曾有过400年的繁盛。

凭栏在大仓桥上，观仓城老市河碧波东流，不见昔日漕船、漕仓身影，漕运古事飘失在流水里；俯蹲在河埠头上，看大仓桥巍然屹立老市河，搅动一波古秀州塘水，清澈依然，岁月真切地灵动在手中。

市河滔滔，往事悠悠，一座旧仓城，一座古拱桥、一条漕运水道、一群百年老建筑，是一个珍贵的岁月遗赠，此乃松江之幸，上海之幸，亦是八方游人之幸也！

壮大，成为长三角广电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从内心来说，作为与“广播牛”相交相识多年的文友，耳濡目染，跟师学艺，着实在李秉权身上学到许多为人做事的真本事，当然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办事较真执着的那股牛劲，作为长三角颇有影响力的资深媒体人，不仅年年被评为先进，而且又担纲主编了《广播联合之路》等5本新闻文集。退休后，牛劲不减，笔耕不辍。又先后汇编出版了自己撰写的《广播牛》、《夕阳余晖》等三本文集，共计60多万字。

多年来，在我心中，“广播牛”亦师亦友，彼此敬重，已成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三)

也许是数十载奋发工作惯性的缘故，在赋闲归乡的日子里，“广播牛”依然牛劲十足，笔耕不辍，俨然是一位退休不退岗的老记者。

李秉权真不愧为“广播牛”，在两次赴美国探望定居在盐湖城的儿子时，他就与一般国内探亲老人一般，没有把自己圈禁在儿子住宅的方寸间，而是大胆地走向美国社会，深入了解，当起了编外的驻外记者。

“广播牛”的过人之处勤奋好学，他认准图书馆就是一条了解社会的捷径。在盐湖城市立图书

馆以及杨百翰大学图书馆里，经常活跃着老人家的身影。儿子惊奇地发现，父亲那股超乎寻常的牛劲真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在探亲的日子里，老人家似乎格外忙碌，只见他又是用笔把书中喜欢的章节抄录下来，又是随时记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晚上又赶着记录当天的经历和感受。儿子发现，耄耋之年的父亲不仅思路清晰，而且观察细致，见解独到令他惊讶。“广播牛”围绕中美文化差异撰写的《赴美探亲印象》、《我在美国过了四个节》、《中美高校之不同》、《东游记》等多篇文章发表在盐湖城华文《东方报》上，受到普遍好评。

在李秉权即将赴美探亲之前，他儿子内心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他要上班，怕父亲在家寂寞。如今看整天忙碌的父亲，又看了老人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深感他老人家对美国的见解在好些方面比他观察细致、思考深刻，生活那么充实有趣，在美国居住了20多年儿子顿生羡慕之意，要是在父亲那年龄能过老人家那样惬意自得的晚年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妙美好的乐事啊！

(四)

翻开凝结着“广播牛”几多心血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这本游记文集，字里行间尽显露出这位耄耋老人拳拳爱国之情。

子。老乡说那叫“塔头墩子”，上面的草死后再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草根与土灰凝结而形成。这就是传说的东北三宝中的“乌拉草”。每个老乡都采集这种草，晒干后捶打至柔软，储其茎，冬季垫脚保暖。因为不用花钱，故被称“穷人之宝”。

相传好猎的乾隆有一次追兔追远了，返不了宫，就在一个破庙里宿夜，半夜冻醒，脚冰凉。然而院子里的旗兵们铺草为席，看样子一点不冷。乾隆学着将草揣到他的靴靴鞋里，果然暖脚，便说：靴靴里的草还真可以啊！塔头草从此更名为“靴靴草”。又说，东北三宝原是“人参、貂皮、鹿茸角”，是乾隆爷将“鹿茸角”改成了“靴靴草”。

我们起先看不上乌拉草，认为毡垫总比草强，然而脚一出汗，受潮的毡垫保暖性大打折扣；转而也用乌拉草，不潮，还暖，真的管用！

我问老乡，现在你们还用乌拉草不？回答：用，干嘛不用？这玩意儿还真没东西取代得了！

这些年，赋闲以后的“广播牛”凭借自己腿脚利索又有时间的有利条件，以记者独有的目光走南闯北，尽情饱览秀丽山河，深入观察记录世界。他的足迹不仅行遍中华大地26个省市和地区，而且还遍访了美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几度春秋，几经风雨，迈入耄耋之年李秉权依然精神矍铄，潇洒看世界。五年间，“广播牛”边走边记，硬是留下了洋洋洒洒30万字旅游日记以及大批珍贵照片，并把它编辑成一个个图文并茂的专题文稿。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尽管退休赋闲多年，但作为资深媒体人，“广播牛”那股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丝毫未减。这些年，他一方面自主创办《乐苑》微信栏目，并担纲主编。他在逐一转发自己的游记专题文档外，还精心挑选转发群友中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的帖子，并每天及时公布供稿者名单，使《乐苑》办得有声有色，可看性较强。另一方面，李秉权依靠他儿子，办起了面向海外华人的海外版《乐苑》微信公众号，受众达数万人。

这些年，每每李秉权从欧美游览归国，当友人好奇地问起哪里最美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答道：“世上最美是中国。”

文友“广播牛”

□龚寄托

(一)

江苏通州李秉权人称“广播牛”，今年已经八十有四，可他仍然是笔耕不辍的文友。我与他极为投缘，这其中融合着几多元素，我俩不仅同属牛，性格脾气相投，而且又在长三角同一新闻协作圈里相交多年，尽管他比我大一轮，但我俩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彼此惦念牵挂的忘年交。

近年来，疫情的反反复复无疑为我俩彼此交往增设了重重障碍，久未谋面，好生想念。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日前收到他从江苏通州寄来快递，打开一看，这是一本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文集，“广播牛”巧妙地借用叶剑英元帅的诗句《满目青山夕照明》为书名，倒是极为贴切，同时又堪为一大惊喜。瞬间，我对这位老友的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与文友相比，同样属牛的我自觉汗颜。

(二)

尽管我与李秉权相识相交近三十载。但我与“广播牛”初次相识的情景似乎还历历在目。那年我刚从区级机关调任地区广电部门任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当时正值上海经济区广播新闻协作

会在浙江仙居召开年会，那年，我与时任协会秘书长李秉权相识。作为有着35年广播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党员、老广播、老台长，年年被评为先进，在长三角县市新闻业界，说起“广播牛”，那可是交口赞誉的资深老广电。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苏通州地方口音，初次沟通交流间似乎有点费劲。但很快就会发现，“广播牛”身上所散发的人格魅力和工作热情，不知不觉中已将对方征服。清楚地记得，那次大会前夜的预备会上，只见老秘书长硬是有条不紊不嫌其烦地把明天会议所有流程都仔仔细细地捋一遍，那时节许多文稿可都是这位老广播一字一句用笔撰写出来的。会上他充分酝酿，广听意见，分工落实，会议一直进行得很晚。与会者中有人不解，这种松散型组织的会议有必要这么认真吗？还有人说他办事太老套太啰嗦。岂不知“广播牛”正是用自身认真细致的人格魅力给协会定下了规矩，也给年轻同事们做出了榜样，“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李秉权在秘书长岗位的16年间，干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而上海经济区广电新闻协作会也在滚雪球效应中发展